

疯狂丛书

麻烦的青春
快乐的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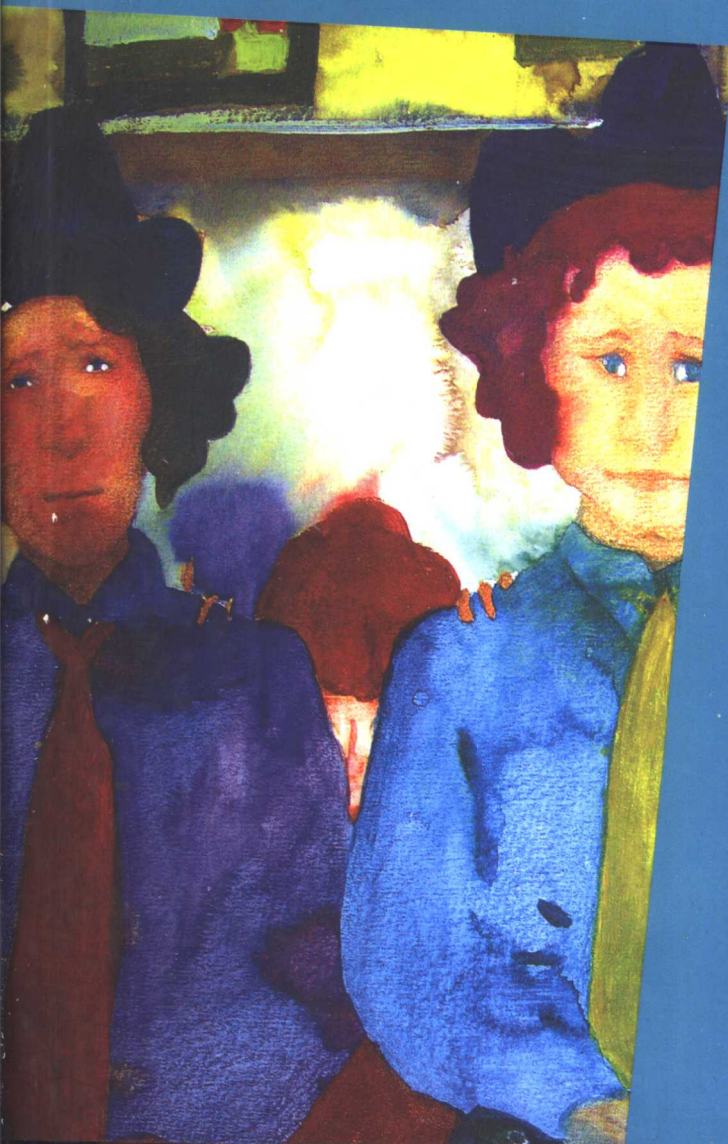
● 风靡德国的时尚青春读物

● 销量突破150万册

● 荣获德国多项全国文学大奖

● 德国各大书店长期在显著位置特辟展示橱窗

昵称。是溺爱、嗔怪，也是亲密无间，隐含无限期待与热爱。



心动在柏林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 著

马怀琪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疯丫头丛书

心动在柏林

XIN DONG ZAI BOLIN

[德] 碧扬卡·敏特·柯尼西 著

马怀琪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 20-2002-114

Bianka Minte-König, HERZGEFLIMMER © 2000 by K.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 - Wi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动在柏林/(德)碧扬卡·敏特·柯尼西著;马怀琪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3.1

(疯丫头丛书)

ISBN 7-80679-098-5

I.心… II.①碧…②马… III.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6982号

责任编辑:陈 邕 余 人 封面设计:中央美院版画系综合材料工作室
责任校对:张 莉 裴文燕 责任监印:梁任岭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11千字

版次: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册

定价:1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 第一章 预感机会将临 / 1
- 第二章 诱人的假期打工 / 28
- 第三章 在晃动的吊桥上 / 56
- 第四章 不得要领的克里斯 / 86
- 第五章 维妮的心在燃烧 / 118
- 第六章 一张照片掀起波澜 / 143
- 第七章 燃烧的不只是心 / 172
- 第八章 拂去心头的迷雾 / 199

第一章 预感机会将临

“说吧,你和克里斯是不是在相爱?”

弗丽绮,我最要好的女友兼军师,又一次表现出她的咄咄逼人。

我们是在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学校的演出队要去首都参加青年戏剧节。

这是一趟城际快车。我呆呆地望着车窗外面飞速闪过的山林田野,但却无心欣赏美丽的景色,脑袋里满是弗丽绮所提的问题。她的质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我和那个先是热烈地亲吻、紧接着扇他一记耳光并且骂他是一个令人讨厌、愣充硬汉的男孩正在相爱?难道这不再是演戏?毫不顾及剧情和观众?所以,别人怀疑是合情合理的。维妮和爱情……我又一

次啃上了这块没等烤熟就已拿到的饼干。我再次长叹一声，而且更加深重，直及灵魂深处。

“你干吗要叹气，维妮？”——现在朱莉也来审问我了。她同样是最要好的女友，和弗丽绮一样，总是在为我内心的平静而操心。

此刻只缺一个汉娜了，这个牛奶面包俱乐部的第三位成员。

如果她也来缠着我问个不休的话，我可就真的死定了。刚一想到这儿，她就立刻加入了进来：

“是啊，当人家问你和克里斯是不是相爱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忧郁地叹气呢？”

“因为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回答，“所有这一切毕竟只是在演戏，那只是戏中的一吻而已，而且……哎呀，反正你们都知道的嘛……”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弗丽绮不依不饶，“庆祝戏剧比赛获奖的联欢毕竟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农庄饭店举行的。你们俩在那里可是相当实在、相当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嘘！”我赶紧让她噤声，并飞快地向这节宽敞车厢的其他各排坐位扫了一眼。幸好，她的这番点评淹没在了其他旅客纷乱嘈杂的说笑声中。

我向后仰靠在我靠窗的坐位上，望着遍布松林

起伏的山峦，仿佛沉入了梦境。

啊，那次庆祝联欢！可以说，它是我们这场演出的最辉煌的结尾！谁也没有想到，恰恰是我们这个全部由新手组成的演出队会夺得校际戏剧比赛的第一名。我永远不会忘记宣布结果的那一刻，紧张的气氛一点儿不亚于颁发奥斯卡奖。当市长大人把一尊铜狮——我们城市的标徽递到我这个女主角的手中，并把前往首都的火车票压在我的搭档克里斯的掌心里时，我竟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相反，克里斯却表现得那么沉着老练，不但即席发表了一通精彩绝伦的演讲，并且还向所有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我们演出队的负责人多多·莱辛和我们的音乐老师“帕格尼尼”。现在他们也在这趟列车上，陪同我们到首都去是他们应得的荣誉。

正式的颁奖典礼结束之后，我们剧组全班人马来到农庄饭店。取得这样的成绩理所当然要好好庆祝一番。在那里，克里斯和我确实挨得很近，就像弗丽绮所说的那样。当时我是那样的高兴，精神上的紧张虽然一扫而光，但却觉得疲惫不堪，只想找一个可亲可近的人，和他安安静静在一起靠一会儿。正在此时，克里斯恰好来到我的身边。



“你一直不停地拨弄着他的头发。”弗丽绮的话可真是时候，好像一下子就洞穿了我心底最隐秘的活动。

拨弄着头发？我？克里斯？真是这样吗？好，就算是这样，难道不可以吗？他的头发髻曲着，有些蓬乱，非常漂亮。

“你们跳舞的时候脸贴着脸。”

列车正以二百公里的时速奔驰在勃兰登堡的原野上。我把目光从窗外的景色收回来，气急败坏地望着朱莉。

“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我问道，“这一路是不是要不停地折磨我的神经？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打那次庆祝晚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克里斯。”

“没错。这正是我们搞不懂的地方。”弗丽绮重又逮住了话头，“本来我们都以为，你们两个已经爱得死去活来了呢！”

“是啊，是人难免出错。”我本来又想长叹一口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忍住，谁知却把情况弄得更糟。说心里话，这三位女友确实顶呱呱，只是千万别被她们当成毫不留情地穷追猛打的靶子。她们就像盘踞在泰河冯塔讷桥上的女巫一样盘踞在我的精神生活里，在那里贪婪地窥伺时机，渴望着策划下一场

灾难。对此我只有叹气的份儿。

“小姐们，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校际戏剧比赛一结束，紧接着就放假了，整个假期我都在法国。从那次庆祝会以后，我和克里斯直到今天早上在火车站才见第一次面。”

“谁想你们两个打招呼的时候会那么冷冰冰。”汉娜显然很失望，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我和克里斯之间并没有偷偷见过面。

“什么叫冷冰冰？”朱莉这个没良心的，立刻用客观的分析来反驳她，“难道你让他在火车站当着所有人的面热烈拥抱维妮？”

他当然不会。不过，他要是对我们的久别重逢像我一样高兴的话，也许会那么做。

“好吧，就算是这样。”看来弗丽绮至少是想结束这个令人不快的话题，“现在机会就在面前，你们可以尽情缠绵。在国际大都市的空气里待上三天，肯定会让你们心软如绵。”

我的心里微微一颤。但汉娜却认为没那么乐观：“你说得也太美了吧？”

朱莉和我相对苦笑。是啊，这确实让人有些伤感。

“弗丽绮，别在那里臭转诗韵了，”我终于忍不住



说道，“最好也别插手我的感情生活！”

火车到达柏林已是下午。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家青年旅店，到那里还要坐一段地铁和城郊高速列车，路上走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旅店虽然刚刚粉刷过，但处处散发着陈旧的味道。施普雷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旅店就像躺在它的怀抱里。柏林那种大都市的繁华喧嚣对这里没有丝毫影响，完全是一派田园景象。

“这哪配叫凯宾斯基饭店！”尼娜又显露出她那见多识广的神色，但只有卡勒干巴巴地应了一句：“其表为凯宾斯基，其里乃少先队营地也！”

房间很简陋，又小又窄，里面摆着铁管焊成的双层硬板床。踏进这“温馨如家”的棚屋，连我也禁不住在想：哪怕少先队营地的味道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凯宾斯基稍微多那么一点点也是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这个季节，要想在柏林给我们这么大一个团队找个住处几乎是不可能的。多亏帕格尼尼的铁哥们儿的关系，才能有这么一个地方让我们全体住在一起。

旅店老板见我们一个个把脸拉得老长，有点儿抱歉地说：“这才刚刚开始修缮，明年肯定非常高

级。”

“喏，还有什么可说的?!”

“把窗户打开!”汉娜一边叫，一边亲自动手，猛力去拉窗扇，窗户把手应声落入她的手中。

奥利刚巧从这里经过，扑哧一声笑道：“好啊，你竟敢破坏公共财产!”

“谁?谁在那里搞破坏?”善钻空子的施罗提立刻凑了过来，嘴角叼着一根不可缺少的烟卷，不等得到允许就把脑袋伸进了我们的房间。

“没人搞破坏，什么事儿也没有。”朱莉平静地回答，同时宣布，我们的房间严禁吸烟者入内，说着就把两个人使劲推了出去，对着他们的脸砰的把门关上。门是铁皮做的，哐当一声非常响。

这时我已把旅行包扔到上面一张铺上，并从汉娜手里把窗户把手接了过来。

对付脱落的把手我可是个行家，这种事在我们家刚刚修了一半的旧木屋里经常发生。我那个小弟弟每周至少一次，手里拿着这类拽掉的零件，大喊大叫地穿过整个院子跑来求救。其实哪次都没那么严重，只是有一回，他又玩这种把戏，结果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出不来，吓得惊慌失措大喊救命。

我稍稍摆弄了几下，那只把手就重新归回了原



位,不大工夫窗户也打开了。充满霉味的阴冷潮气散了出去,夏末的温暖气息涌进房间。

有人敲门。我的情敌尼娜站在门口向里张望。

“你们见到克里斯了吗?”

“怎么,你认为他躲在我们的床底下?”弗丽绮一句话就把她噎了回去。

“人家问问都不行?”她讪讪地从外面把门关上。

“你到底什么意思?”朱莉带点挑逗地问道,“你就任凭这只小母狗向克里斯摇尾巴?”

“维妮只不过在那里装模作样罢了。”汉娜借题发挥。

“维妮,这事儿你可绝对不能容忍!”弗丽绮要求我立即给予坚决的反击。

然而,还没等我们的话题深入下去就又响起了敲门声。这回是我们正在谈论的对象本人站在了我们面前。

“有没有兴趣到这周围走一走?”克里斯问我们,“在今天晚上冲进酒吧间剧场痛饮之前,我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稍后不久,我们漫步穿过施普雷河岸边的小树林。来到一座有些破旧、停靠小船的栈桥上大家坐下



来休息,脱光鞋袜,高高挽起裤腿,把腿浸在水里摆来摆去。看到我们这样,奥利一下子来了劲儿,马上跑过来拿我们的腿肚子开一些枯燥乏味的玩笑,而朱莉似乎正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

她突然跳起来,猛然抓住几乎矮她一头的小奥利,出人意料地一把扯下他的裤子。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残忍地放声狂笑,幸灾乐祸地指点着他那两条细瘦苍白的干巴腿。尽管天气这么暖和,它们却在他的彩色运动裤衩中瑟瑟发抖。

大概每个人都想看看他的窘样,先前懒散地躺在草地上的人全都冲了过来,呼啦啦涌到又细又窄的栈桥上。这座栈桥每一根木桩显然都已朽烂,没有丝毫预兆就突然倒塌,连咯吧一声都没听到。桥板先是断成几截,接着落入水中,所有站在上面的人都跟着掉进了施普雷河。

每个人的落水姿势可谓各具特色:有的高声尖叫,有的呼爹喊妈,有人啪的一声跌了下去,有人拼命晃动双臂,整个演出队几乎全在河里了。

我比较幸运,正好坐在栈桥的端头,栈桥倒塌的一刹那,不知被谁的屁股撞了一下就掉进了河里。片刻之间我已清醒过来,在其他入你擦着我、我压着他、挨着挤着栽到水里之前,赶紧猛划几下游出了危



险区。

我心里仍然有点惊慌，只顾机械地扑腾，直到一个湿淋淋的、头发鬈曲的脑袋出现在我的面前。

“嘿，维妮，”克里斯用他那双褐色的眼睛笑嘻嘻地望着我问，“你没事吧？”

我点点头。

“那好，你自己游到岸上去吧。我是救生员，还得去救别人。”

我的说话能力一下子就恢复了，喘息着说：“我可以帮你的。”毕竟我也有水上救生合格证。

惊慌失措的奥利漂到了克里斯身边，他被水呛得一个劲儿咳嗽，呼哧呼哧直喘。克里斯紧紧揪住他，不顾他拼命乱蹬乱抓，一直把他拖到岸上。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尼娜大喊救命的尖厉叫声，偏偏让我听到！该不该去救她呢？

我在原来栈桥那个位置一堆乱七八糟的木板中发现她时，卡勒已经游到她的身边。

作为学校的救生员，他干这事倒是蛮在行的。

确实是这样。没多一会儿，尼娜就躺在了岸边的草地上，任凭卡勒给她轻轻地按摩。唉！谁能来给我做做按摩呢？我满心嫉妒地想，一面用目光搜寻着克里斯。他肯定又在到处显示他的大慈大悲，挨个儿对



每个人表示他的关心，只是不来管我！

我可不是那种想尽各种花招去博取男孩子呵护的姑娘。相反，有些男孩子，像奥利，还巴不得让我呵护他们呢！我满腹失望地蹲到朱莉、汉娜和弗丽绮身边，我们几个人的样子简直妙极了，湿淋淋的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沾满污泥，这才叫国际大都市的娇俏美人！

“妈的，”汉娜忍不住骂了起来，“我这条最合身的牛仔裤算是彻底毁了。”她的眼泪真的要流出来。

“没关系，我们把它送到洗衣店里，不过就一晚上，明天肯定和新的一样。”我半心半意地安慰她，因为我这条最好的牛仔裤看起来也不容乐观。

这时，克里斯终于来到我们跟前。“看来，你们全都顺利地渡过了这次劫难。”他一边说一边挨个打量我们。

我极其尴尬地把两只胳膊交叉挡在胸前，因为湿漉漉的T恤衫紧紧贴在身上，连最细微部位的轮廓也尽显无遗。

克里斯当然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显得颇为自负地说：“你们的样子真的很漂亮。”

结果立即招来朱莉一句斥骂：“滚开，你这个大男人！”



我们终于踏上了返回青年旅店的归途，一个个仍然有些惊魂未定。但毕竟谁也没有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这种气氛没有持续多久。施罗提又瘦又高的身材裹着直往下滴水的破衣服，样子实在滑稽，走在他身后的弗丽绮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引得整个队伍顿时响起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

到达旅店的时候，我们都笑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由于淋浴设备太少，大家只好挤在门口等候。这时朱莉又恢复了她惯常的俏皮，说道：“真可惜，怎么没有人给拍一张照片。否则的话，明天早报上一定会登出来，而且配上大字标题：《施普雷河成了他们的归宿——腐朽的木板把整个剧组拖入发霉的坟墓》”

“朱莉，别再逗了！”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强忍着求她。正好浴室的门开了，我拽着她一起挤了进去。淋浴器的水流细得可怜，而且冰凉刺骨，很快我们就开始一个赛一个地发抖。

当天晚上我们发现，柏林的确是个值得一游的地方，也许值得游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洗完澡我们又梳妆打扮了一番，在青年旅店超级“舒适”的巨大餐厅里吃了一顿勉强凑合的晚餐，然后“柏林通”帕格



尼尼便拉着我们到了最有名的酒吧间剧场。

夜幕刚刚降临,客人还不是很多,但酒吧间里已经涌动着一种真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气息。

时间越晚,来的客人就越多,气氛也就愈加热烈。后来的人和我们一起挤在吧台和长条木桌旁边,很多人都在大喝啤酒,多多和帕格尼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又不断劝戒我们别点含酒精的饮料。时间已是午夜时分,我在用吸管啜饮第三瓶“柏林人”白啤酒。由于困倦,当帕格尼尼吹响撤退的号声时,我的吸管差点从嘴里掉出来。我说“吹号”是真正意义上的吹号:帕格尼尼每次都是这样,用他的小号向我们发布“命令”。

此时此刻,似乎正需要这样一个火花来点燃大家的激情,好让整个酒吧变成一座音乐大厅。

大腹便便的酒吧老板长着一把飘逸的胡须和一头鬃曲的红发,听到号声立即冲了过来,恳求帕格尼尼继续演奏,并请他免费喝啤酒。接着又用一大堆恭维话把多多请到一架走调走得吓人的破钢琴边,还让我们跟着一起唱。我们从我们的音乐剧中挑了几段最拿手的,唱完之后其他客人也都加入了进来。唱过《开往潘科的专车》,又唱《带心爱的人扬帆远航》……这时,我在木板凳上再也支持不住,其他几个人

